

МК 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Воскресение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吴兴勇 编译



MK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吴兴勇 编译

复活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吴兴勇编译.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3.5

(MK 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ISBN 978-7-5145-0558-0

I. ①复… II. ①托…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 缩写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6608 号

复活

作 者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编 译	吴兴勇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责任编辑	裘挹红
特约编辑	尚燕彬 徐 磊 颜 燕
装帧设计	李 婕
印 刷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张	7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0558-0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32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知音书局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序

精神与肉体的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首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于一八二八年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复活》是作家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第三部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于一八八九年十月他六十一岁时开始构思，一八九九年他七十一岁时才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说是作家呕心沥血、竭智尽力、精益求精的力作，又是一部涉及俄国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的小说，题材惊世骇俗，发人深省；内容有劝人为善、矫邪归正的作用。其问世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法官柯尼向托尔斯泰讲了一件他亲自审理的真实的案件：一个妓女被控盗窃，审判时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法庭充当陪审员。这年轻人忽然发现这名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从此逐渐堕落，最后当了妓女。这个年轻人目睹此事，良心发现，决心以行动来补赎自己早年的罪过，他主动找在法院当检察官的柯尼，他说自己对这名女子的堕落负有道德责任，因此他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只要在各方面帮助这女子就可以了，何必与其结婚呢，这事

对双方都不合适。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感人之处在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能够忏悔，自古贵族强奸民女，不计其数，谁也不追究其责任，作恶者更不会忏悔。这年轻人不但认错，而且愿意与这个被害者结婚，等于要给予其加倍的赔偿。作家也被其精神感动，这个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中，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于是产生了名著《复活》。

这个生活中的故事本是一个悲剧，该女子被诱奸、被逐出、沦落为娼妓和罪犯，而当其最初责任人愿意补赎、好运将至时，又得病身亡，真是太悲惨了。

托尔斯泰最初动笔时，为迎合一般读者的心理，想将这事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尾：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性，最后在他的定稿中，男女主人公无缘结合，男主人公一片热忱和努力，没有获得他期望的结果，最后他只能在宗教中寻求解脱，而女主人公与一个流放犯结合，继续在西伯利亚过苦日子。

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姑娘，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这个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滑，最后滑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审判台。

卡秋莎·玛丝洛娃恨那个最初造成她失身并且怀孕的聂赫留

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

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

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去监狱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最初他精神上还没有真正地觉醒和复活。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弄得他当众出丑。但接着他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台阶。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

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不能为迎合一般读者心理而歪曲现实。他说:“在艺术中不能撒谎。”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卡秋莎看到了聂赫留朵夫不仅为她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这一点,她感到欣慰。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

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会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非常严密。像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

但为什么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说,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绝不伤害他人,这是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

卡秋莎·玛丝洛娃为什么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呢?一般的评论家认为,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如果要进一步了解本书的内容,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不能忽略西方基督教和俄国东正教的教义和教理,同时也应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点,这样的故事只在相信基督的俄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奇异小说也只有俄国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才会写成。其他民族中不会产生这样的奇事,其他民族的作家也不会将一个故事这样写。按基督教的教义,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囚笼,肉体代表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它有七情六欲,都是罪恶的,灵魂只有摆脱了罪恶的肉体,回到高超的精神境界,才能复活,得到永生,不然的话,就会永远沉沦淫欲的苦海,无法得救。所以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进行深刻的忏悔,竭力改恶从善,克服自己的种种欲望,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

得救。他想和玛丝洛娃结婚不是一种欲望的表露，而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救自己，也救玛丝洛娃。

但聂赫留朵夫的宏大志愿只是一种宗教的空想，一种乌托邦。人是一个生物，精神境界固然重要，肉体的需求也不能忽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托尔斯泰主义的体现者聂赫留朵夫将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动物人）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谬误，本着这种谬误行事，必定会四处碰壁。聂赫留朵夫之所以拒绝公爵小姐米西的求婚和贵妇人玛丽爱特的求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肉欲的爱，他之所以想和苦役犯玛丝洛娃结婚，是因为他要以此来赎罪，以求得灵魂的得救和复活，也就是说，他寻求的只是精神的爱，而这种精神的爱玛丝洛娃并不需要，她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西蒙松的爱情，这是她拒绝聂赫留朵夫的真正原因。

处事往往走极端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哲学，托尔斯泰主义、民粹派都是一些极端主义，与我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相背离。处事应保持不偏不倚的黄金界限，过分真诚就会专干傻事，过分无私就会苛待自己，不爱惜自己和不爱惜他人同样是罪过。聂赫留朵夫从宽绰的大住宅搬入肮脏的公寓，将土地都分给农民，把姑妈遗下的田庄廉价卖掉，把身上的钱都施舍给贫民，不结婚，不要孩子，将最后一点产业也让给姐姐。他这样做得得到什么样的反响呢？他将土地分给农民，自己放弃所有的收入，农民反而不敢接受，以为东家的诡计；他施舍金钱，遭到渡船上的老头拒绝；他将最后一点产业也让给姐姐，却正好中了庸俗的姐夫的心计；他最后还不死心，说要继续帮助玛丝洛娃，也遭到她的无情拒绝。无私和博爱是对的，但凡事都有个限度。

再看那些民粹派吧，这些贵族青年，优裕的生活过厌了，步入

一个危险的极端，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掷炸弹，放冷枪，暗杀愿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他们自己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治处死，或死在荒凉的西伯利亚。

最后，我们认为，做事既需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也应该有利于自己。既需要精神的人的复活，也需要肉体的人的复活。

中国的道教就注意养生之道，关注今生今世的福祉，希望肉身的不灭。这倒是一种可行之道。让灵魂来否定肉体，是对神圣的生命的偏离。

吴兴勇

带着问题读书：

1. 在书中,你看到了托尔斯泰认为的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聂赫留朵夫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是否能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
2. 玛丝洛娃的悲剧说明了什么? 她是否开始了真正的精神复活?
3.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托尔斯泰才华的特征在于他并不局限在揭示心理过程的结束,他感兴趣的是过程的本身。”在书中找出一些具体事件来谈谈聂赫留朵夫思想转变的主要过程。
4. 简述一下参加审判玛丝洛娃的法庭人员众生相和玛丝洛娃被错判的经过。认真体会托尔斯泰是怎样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的。
5.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把聂赫留朵夫引向福音书? 聂赫留朵夫能否在福音书里找到救世良方和人生真谛?
6.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矛盾是怎样表现在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形象中的?
7. 在《复活》里玛丝洛娃在爱情上最终放弃聂赫留朵夫而选择了西蒙松。现在假设你是玛丝洛娃,你将做何抉择? 分别给聂赫留朵夫和西蒙松写一封信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吧。
8. 文章的结尾说:“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想象一下这种崭新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情景? 请为本书的男主人公再续写一个结局。

实用知识

内容梗概

聂赫留朵夫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一次他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认出涉案的妓女玛丝洛娃就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曾经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现在，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玛丝洛娃被错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中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妻子的暧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他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朵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帮卡秋莎上诉，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受苦。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

作者扫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称颂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

伟大的文学家、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学巨人，他以自己卓越的创作把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托尔斯泰自幼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一八四四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他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一八四七年四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里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一八四九年四月他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十一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十二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一八五一年四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一八五四年三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担任炮兵连长一职，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

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一八五九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一八五六年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晰认识。

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年他经十二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七十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1882)。八十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魔鬼》(1911);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一八八二年和一八八四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深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于十一月二十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作品审美

托尔斯泰是一个勤于探索、勇于探索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纵观其一生的创作,是在对种种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文艺问题不倦的探索中进行的。他以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观,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描述了那个充满变革的伟大时代。可以说,《复活》这部史诗规模的社会心理小说,是托尔斯泰一生思想探索的艺术总结。聂赫留朵夫这个精神探索型人物则代表了托尔斯泰精神发展的重要阶段,代表了他晚年的思想面貌。

《复活》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丝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晚年的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另一方面是借

聂赫留朵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社会制度做了深刻的批判。

在《复活》里,托尔斯泰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在聂赫留朵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在他心灵深处,最深的深处,他认识到他所做的是如此龌龊、卑下、残忍,以致他不仅无权指责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谈不上以优秀、高尚、宽容的青年自居了,而过往他总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朵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底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作为贵族,托尔斯泰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看到的是国家机器——暴力的加强、社会道德的沦落和农村的破产。为了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于农民。卢那察尔斯基指出,这不仅

是托尔斯泰个人探索的结果,也是从赫尔岑到民粹派走过的道路,而“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因为他客观上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这也决定了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卡秋莎这个形象也至关重要,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如果没有卡秋莎,《复活》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家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却没有丝毫奴颜婢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朵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

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朵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

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朵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朵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

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在整个欧洲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肖像画廊,如同他杰出的心理描写才能一样,他在塑造性格方面的才能亦是无与伦比的。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惊人完满和立体化”的效果,既丰富复杂、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又自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卓越的心理描写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艺术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对托尔斯泰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心理描写艺术特点做了最准确、最富权威性的概括:“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在托尔斯泰的创造中,心理描写不只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出现的,它本身也是艺术表现的目的,“心灵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最基本、真实、深刻而且完美地塑造人物性格的目的。

在《复活》里,托尔斯泰常常深入到人物心灵的深处,向读者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人物很微妙、很隐蔽的本能,没有任何伪装的情感和意念。人的性格的全部复杂性、每个人天性中所有的一切善的和恶的、美的和丑的“人性的胚胎”,就在这种深入的、细腻的人物心理世界的描写中展现出来。

内心独白是托尔斯泰用来描写人物心理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不只是为了揭示人物心理,内心独白也是与表现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的。他笔下人物的内心独白都具有心理个性化的特点。

肖像描写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也是被用来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个极重要的方法,他常通过描写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内容的面貌、眼神、笑容、姿态、动作和表情等外部特征来表现人物。在描写人物面貌时,作家所着重表现的是人物容貌中透露出来的灵魂的东西和精神气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们外部的自然特征。另外,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采取的多视角的叙述角度,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同